乐山日报 2版
校对：郑国耀 2021年7月11日 星期日
文化 WENHUA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尹 瑶 版式编辑：刘 莎
编 辑：宋亚娟

李劼人与陈翔鹤的交谊

■陈德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过不少文朋诗友之间相濡以沫、肝胆相照的文坛佳话。这其中尤以李劼人与陈翔鹤患难与共的生死情谊为人称道。

陈翔鹤先生

李劼人先生

相识“成都文协”

上世纪20年代末，北京有过名为“沉钟社”的文学社团，以陈炜谟、冯至、陈翔鹤、杨晦为主，编辑、出版《沉钟周刊》，后为《沉钟半月刊》的文学杂志，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过一定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陈翔鹤为躲避战火只得回到成都，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艺界的统战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常务理事，与李劼人相识相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情谊。

1938年3月27日，全国性抗日文化社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对成都的抗日文化活动鼓舞极大。1939年1月，成都文协分会正式成立，会上选出李劼人、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萧军、刘盛亚、周文七人为理事，创办会刊《笔阵》。

“成都文协为一个从开始到最后十年间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群众文艺团体，会员多的时候曾达三百来人，少时亦有一百多人。”据陈翔鹤后来回忆：“劼老同稍后一点的叶圣陶先生，在成都文协常务理事会中被我们称为‘二老’。当时劼老并不管组织工作或日常工作，但他却自始至终从不曾放松过他领袖群伦的理事职责。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一去同他商量，他就会一马当先，毫不退缩。例如因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或响应延安的政治主张而发起签名、发宣言、开座谈会之类，他历次都起着带头作用，毫不在国民党压迫之下略为含糊。”

嘉乐纸厂的援助

以《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闻名于世的李劼人，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协会的骨干，他先后担任了文协的理事、常务理事、总理事及《笔阵》主编等职，在文协里拥有极高的威望，为抗战文化事业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大家都尊称他为“劼老”。“文协”分会的办公地址就设在嘉乐公司成都办事处。李劼人的办公室经常成为文协会员聚会和活动的地方。由李劼人起名的分会会刊《笔阵》，由于当时物价飞涨，发行困难，也是依靠嘉乐纸厂捐款和惠捐的纸张印行。据“文协”成都分会理事、其时担任嘉乐纸厂董事长秘书的谢杨青先生回忆：“嘉乐纸厂每年拿出赢利项目的百分之五作为文化补助金来捐助文化事业，李劼人每年都向董事会提出给予文协优渥的资助，从资金和纸张两个方面予以援助。”

当时陈翔鹤因为失去了教书工作，生活陷入窘境。李劼人闻知亲自登门看望，雪中送炭，帮助他一家渡过难关。李劼人的豪爽与大方，还表现在对“文协”工作的经费开支上。陈翔鹤在《李劼人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因为历次从他手中领来的款子经不少了，到年终，我交了一张账单给他。他接在手中，并未去看数字，似乎只是对那张账单的格式感兴趣。他问：‘是你搞的吗？’我回答说：‘不会搞，搞了半天还是不合规格。大约大的数字是不会错的。’接着我又反问他一句：‘你不是也要凭账单去向你们公司董事会报账吗？’‘哪里，哪里。我只向我自己报账。以后你也不必再来向我报账啦，用完了就完啦。只是向会员们报账却要十分严格。’……其实我们都是过路财神，我们只是向自己负责。”

在成都和乐山的时光

1947年，蒋介石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加紧镇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陈翔鹤找到李劼人，共商起草分会致马歇尔公开信，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要求自由，成稿后由加拿大友人文幼章翻译，寄给当时在重庆的马歇尔。同时，又将此信英文译稿分别寄往英、美、法等国比较民主的报纸、杂志发表。

时局日益紧张，白色恐怖笼罩成都。1947年5月，陈翔鹤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为躲避逮捕罗网，陈翔鹤跑到成都东门外沙河堡劼老家中，初次拜访“菱窠”。“当见了面，我一提到打算要在他家里住上几天时，他即很轻松愉快地说：‘欢迎，欢迎！你就住在这里吧，吃喝和睡的地方都毫没问题，我们平时也很难得有摆龙门阵的机会。借此逍遥清闲一下有啥来头！’”（陈翔鹤《李劼人同志二三事》）

就这样，大约有六七天时间，避祸隐居的陈翔鹤“享受了生平很难得的清福。”每天还和李劼人促膝长谈，探讨时局。“到四点钟以后，我们的谈话会便在‘菱窠’宽敞的走廊上开始了。我们谈时局、延安、重庆、抗战、国家前途以及个人的癖好爱憎、书籍字画、生活遭遇、养儿育女等等，上天下地，几乎无所不谈。到黄昏晚餐，点上煤油灯时，大家总得喝上一点酒，依然是且饮且谈，滔滔不绝。”

这年秋天，国民党又进行大逮捕，陈翔鹤也在逮捕名单上，已不能再在成都居住。得到李劼人的帮助，陈翔鹤更名为陈定波，安排到乐山的嘉乐纸厂，以董事会驻厂秘书的名义隐蔽下来，一直待到解放。在这两年多的时光中，李劼人以视察厂务关系，每半年就要来乐山一次，每次大约都要住十天或半个月。他们聚在那座董事长住的小洋楼上谈天的机会就更多了。“这时的劼老，在我们单独谈话时，总是很明确地断言‘中共必胜，国民党必败’。这当然与他平时一贯认为‘延安是对的嘛’的精神是一致的。”（陈翔鹤《李劼人同志二三事》）

解放后，陈翔鹤奉调北京，主编《文学遗产》刊物，对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作出较大贡献。

如今，两位著名作家早已离世，他们之间的友谊将永世长存，文章著作更将辉耀后世。最后也借用陈翔鹤引用唐代诗人周朴的五言律诗作结，表达对他们的怀念之情：

系马向山立，一杯聊奠君。
野烟孤客路，寒草故人坟。
琴韵归流水，诗情寄白云。
日斜休哭后，松韵不堪闻。

（本文图片为资料图片）

306种版本《共产党宣言》亮相国图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余俊杰）由国家图书馆与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共产党宣言》专题展8日在国家图书馆开幕，展出中文、德文、俄文、英文、法文等55种语言的《共产党宣言》版本达306种，含中文版本78种。

据悉，本次展览分为“《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共产党宣言》在世界的传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画’说《共产党宣言》”四个单元，讲述一代伟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经历及他们缔结革命友谊的历程，展示《共产党宣言》的诞生背景、过程、重大理论贡献、在世界及中国的译介传播。

据介绍，展览重点突出《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系统整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摘译、全译、传播等信息及相关历史人物事迹，深入介绍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产生的影响，配合展出陈望道、华岗、成仿吾、徐冰、博古、中央编译局等翻译的重要中文全译本，让观众了解各译本背后的故事。

建党百年献礼影片《1921》在港公映引起热烈反响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 丁梓懿）建党百年献礼影片《1921》8日在香港正式公映，多家影院满座，市民反应热烈。有香港青年表示，这部出色的重磅电影加深了香港年轻人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敬仰，激励青年一代不断奋进。

据香港一个电影网站统计，公映首日共开设60多个场次，其中多个影院满座，未来几日的订票情况也比较理想。

《1921》中，13位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中，面对民族危亡逆势前行，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带领中国近代革命踏上新征程。这部电影也引发了香港青年的感慨与思考，更坚定了他们心系祖国、拼搏进取的决心。

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⑩

惹革儿一家

■林雪儿

叫惹革儿的老人看见曲别拉根，用拳头捶了他一把，以示他们的亲热，然后用疑问的眼光望着林修。

“北京来的扶贫书记，给你儿子送福来了。”

“耶，北京来的！”跟在林修身后的女孩向伙伴们重复了一句，孩子们给林修贴得更近了。

惹革儿笑着作了一揖，脸上深褐色的皱纹里嵌着汗珠，他说：“听说了。”

“没见你下山，哪里听说？”曲别拉根问。

“风说的。”惹革儿说。

“哼，还风呢，看你脸上汗的。”曲别拉根说。

“唉，骨头老了，身子虚了。”

“这些孩子都是你家的。”林修问。

“都是沾亲的。”惹革儿说。

“他们上学，路很远啊。”

“他们不需要上学，土地会都教他们。”

“他们到过山下吗？”

“山下有山上这么好吗。”惹革儿抽烟。

“这儿风景很美，但是住这么高的山上，不方便啊。”林修说。

“家在哪儿，哪儿就方便。你随便走，走不掉的。”惹革儿显然不想和林修多说话。他把曲别拉根拉到一边，说接亲的快回来了。

林修的确听到另一拨吹唢呐的声音，曲别拉根说他要做准备了，把林修介绍给乡亲们。林修坐在他们中间，原来聊得很开心的乡亲们反而不说话了。林修问了他们一些情况，他问三句，乡亲们答一句，汉语说得很拧巴。其间有个人汉语说得顺一点的问：“扶贫，管不管修路？”

“路……？”

“路……！”

林修还没说话，乡亲们开始嘲讽那个汉语说得顺的。

林修说：“正在争取。”

那个人冷笑：“哄龟儿子，争取，争取，把钱争取到自家包包里去了。他妈的老沙马铁尔，骗我们很多年了。”

“别说大的，让我们能打通电话也行哦。”有人插嘴说。

一直在忙乎的惹革儿走过来说几句话，大家沉默了一阵，就只说彝语了。林修觉得他们的语言像在唱歌，只是不知道表达是乐还是苦。林修再问什么，他们都不用汉语回答了。林修无趣，加上天气热，人群里汗味儿浓重，他走到门外。接亲的队伍近了，孩子们一溜小跑，嘴里叫着新娘子新娘子，兴奋地前去迎接。林修看惹革儿房子四周墙下都堆满了干柴，还有一墙的松毛子，松毛子旁边是累累的苞谷地，豇豆、四季豆、黄豆，还有茄子辣椒长势喜人，坡地上还有许多黄了的南瓜卧在地上，松树搭的瓜棚上，细细的藤吊满冬瓜，林修拈了一下，真沉，担心那些藤会断了。林修想惹革儿倒是个勤劳的人。

娶亲队伍到达新郎家门口，有人燃放大火炮和鞭炮。曲别拉根站在院门口念经。新娘在手持两支火把的两名少女陪同下，进了大门，也不看谁，一直走进新房床上坐下。一个穿着整齐的年长女人，给新郎新娘倒上酒。新郎和新娘喝完交杯酒，才走出洞房。新娘的姐妹们陪着新娘留在房中。

新郎这里聊聊，那里站站，脸上陪着笑。林修无事，看吃饭还有时间，就一个人向草地中间的水池走去。水边清凉了些，没有河流，不知道这水从哪里来，水边长满了油草，中间看起来挺深的，山峰倒映在水里，像仙境。林修趴在地上拍照，不知什么时候，那一群孩子又围在他身后，他给他们摆好位置，拍了照给他们看，孩子们的脸上笑盈盈的。牵小女孩的女孩子让林修给她照相，问林修能不能给她一张，她要寄给妈妈。

“你妈妈在哪呢？”

“她妈妈跟野男人跑了。”有个男孩子说。

少女的脸拉下来，盯死男孩子，偏着头问：“阿尔布，信不信，我揍你。”

叫阿尔布的男孩子也偏着头，要打架的样子。林修噗嗤一声笑了，想起小时候跟着马格混时，小伙伴间也经常这样。但是他是第一书记总不能看着孩子们打架，他把他们拉开了。曲别拉根说惹革儿不让他们读书，他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们自己提出来要读书。

林修问少女叫什么名字，少女说：“我叫阿朵，妹妹叫阿母。”

“阿朵，你读过书吗？”

“读过三年，妈妈走了，我读不成了，我要照顾阿母。”

“你妹妹几岁了，”

“7岁。”

“也该读书了。”

“没钱。”

“我家有钱。”那个想打架的阿尔布说。

“但你不读书。”阿朵说。

阿尔布说：“我爷爷说不读书，照样会放羊。”

“你爷爷就是个惹革儿。”阿朵像是在骂。

“惹革儿就惹革儿，有钱。”阿尔布偏着头，挺自豪的样子。

“你不知道北京。”阿朵不示弱。

“你也没看过。”阿尔布说。

“我在书上看过。安叔叔说过如果读了书，就可以离开这里去看北京。”阿朵说。

“可惜你妈把安叔叔给你的钱都拿给野男人去了。”

阿朵要打阿尔布，阿尔布藏在林修身后。

“安叔叔是谁？”

阿朵流泪，不说话。

林修拉着阿朵说：“阿朵，哥哥一定让你继续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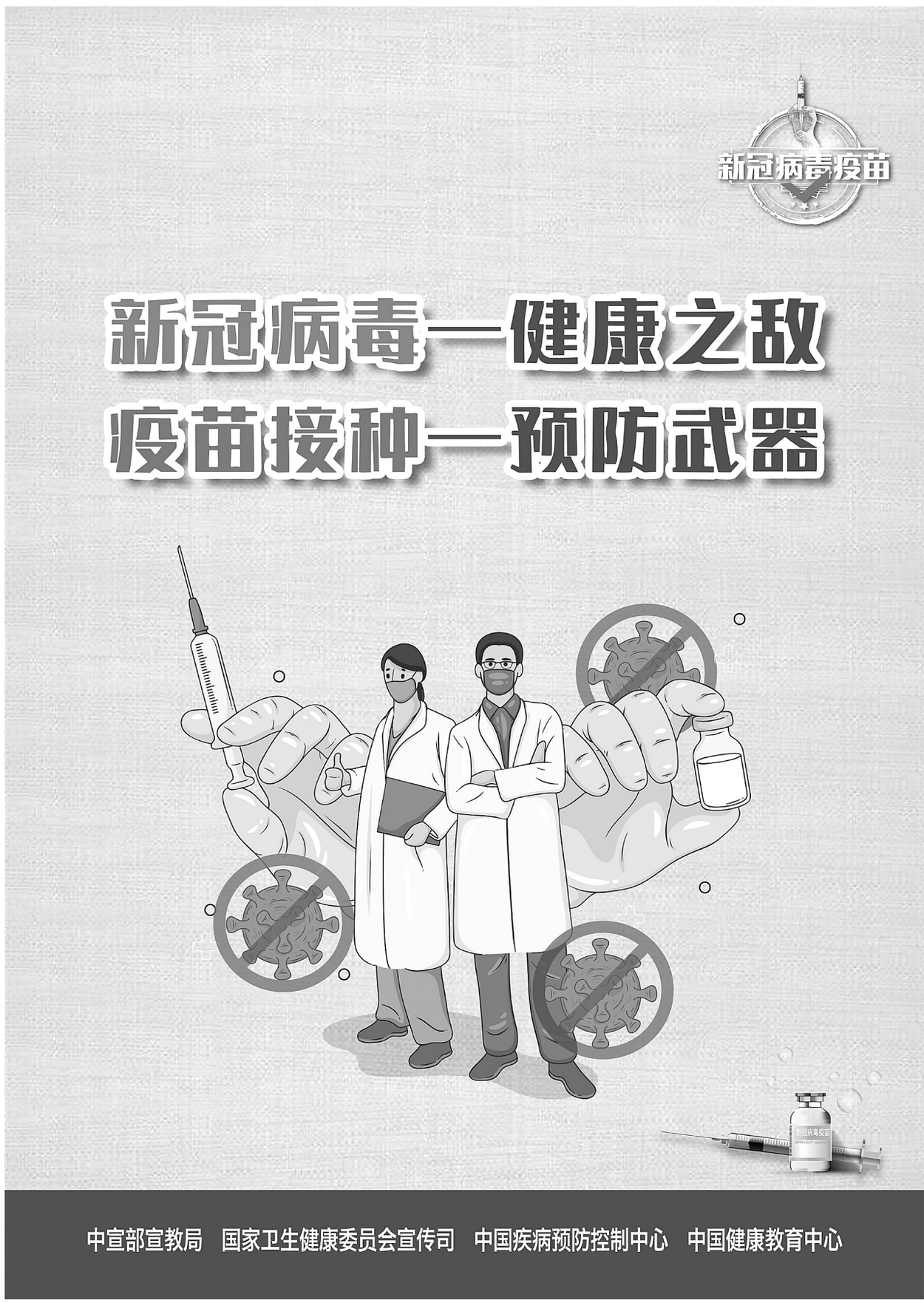
阿朵好像不那么信任，林修拿出《万物的签名》。阿朵摸了一下书，说：“这么厚啊。要装好多课文。”

林修说我给你们读一段。

不知不觉，林修读了很长，一是他自己喜欢，二是孩子们认真地听着，更增加了他的喜欢。等他停下来，他发现了新郎也在孩子们中间坐着。

“亨利被绞死了吗？”新郎问。

“是啊，北京哥哥，你告诉我们亨利被绞死了吗？”阿朵很急切地问。

林修说：“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还没看后面。不过这么厚的书，他肯定没死。想听的话，就到学校读书，我继续给你们讲。”

（未完待续）